

2019年第5期(总第5期)

# 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STUDIES  
REVIEW

5G 之争,在争什么  
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 一、5G 之争，在争什么

近段时间，随着美国封堵华为事件的升级，围绕 5G 主导权的争夺成为国际战略研究和舆论关注焦点，本期动态特汇集了美国政府部门、高端智库及知名企业关于 5G 的报告和文章，进行了整理摘要，供读者参考。

“5G”指的是正在到来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它相比第四代(4G 和 4G LTE)网络在数据传输速度、容量和延迟方面都有较大的飞跃。不仅 5G 成为了今年两会的热议话题，而且 5G 商用招牌的来临意味着中国即将正式步入 5G 商用元年。从全球范围看，各国围绕部署下一代 5G 移动网络的竞赛早已展开，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先后明确了 5G “时间表”、“路线图”，且不断调整和颁布新政策支持 5G 发展，顶尖的科技企业也前赴后继地加入到这场争夺战之中。5G 争夺战，到底在争夺什么？

5G 之争是数据网络建设之争。5G 将通过实现机器间的新型通信，极大地扩展移动数据网络的功能。成功的 5G 部署有利于 5G 的应用程序的发展，并最终为下一代技术的大规模商业部署铺平道路。这不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游戏，但存在良性循环的潜力，因为 5G 和相关应用将吸引人才和资本，而运行在 5G 网络上的应用程序生成的巨量数据集会刺激进一步的创新。

5G 竞争的核心就是频谱分配问题，这几乎影响到了 5G 开发的方方面面，包括数据传输的速度、容量和延迟。全球领域目前采用两种方法部署数百兆赫的 5G 新频谱，第一种是“Sub-6”，主要在 3GHz 和 4GHz 频段，这是中国采用的方法；第二种是毫米波，频段在 24-

300GHz 之间，这是美国、日本、韩国采用的方法。

毫米波具有非常多的优点，比如分辨率安全性高、速度快、数据量大、时延小、组件更小等。但 Sub-6 可以提供比毫米波更宽更广的区域覆盖效果，需要更少的资金投入和基站建设，是短期内让 5G 更广泛覆盖的有效方案，这些原因使 Sub-6 成为潜在的 5G 标准。在目前 5G 发展和频谱使用的状况下，美国不太可能使用 Sub-6 技术。无线网络的领导地位要求全球市场认可并遵循领导者所制定的频谱频段规范，如果美国继续探索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频谱范围，它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全球供应链基础，无线网络的领导地位也就无从谈起。

目前情况下，中、美、日、韩处于 5G 第一梯队，中国又略微领先，英、法、德可以被认为是第二梯队，新加坡、俄罗斯和加拿大则构成第三梯队。随着中国计划全面推动 2020 年国内 5G 网络的商业规模部署，其很可能在 5G 领域获得先发优势。而且由于 5G 部署在全球范围内的频谱类似，中国的手机和互联网应用服务很可能占据主导，重现 4G 之于美国的辉煌。但是，在为 5G 部署进行必要的商业投资和准备方面，美国无线行业是全球领导者。而且，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一致禁止中国企业参与下一代网络建设，在 5G 设备上推行原产国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也会考虑限制中国供应商参与核心 5G 网络部署。

**5G 之争是经济、技术之争。**5G 所在的通讯行业，被誉为“数字经济新引擎”，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5G 之前的几代网络更迭过渡就对领导者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市场竞争和安全影响。不提 2G 时代的欧洲、3G 时代的日本，只说赢得了 4G 竞赛的美国，如今其无线产业支持了 470 多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为经济贡献 4750 亿美元，让美国在全球无线和互联网服务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升级 5G 将带来比 4G 更丰厚的回报。到 2035 年，全球 5G 价值链将创造 3.5 万亿美元产出，同时创造 2200 万个工作岗位。5G 时代

的领导者也将获得数千亿美元的收入和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尽管早期的 5G 商业产品将面向那些想要更高视频下载速度的智能手机用户，但 5G 网络真正革命性的方面将是其高容量和超低延迟特性，这些功能将首次允许工业规模部署无人驾驶汽车、工厂自动化和其他需要大量设备在大范围内保持近乎即时通信的技术，随之给其他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拥有 5G 的国家将拥有更多的创新，并为世界其他地区设定标准。

相反，在无线迭代中没有抓住机遇而落后的国家，不仅会面临大量失业、电信硬件和软件行业急剧收缩的难题，还不得不采用领先国家的标准、技术和架构，从而丧失了新一代无线技术的开发能力和市场份额。可以说，谁主导了 5G，谁就站在了未来经济的制高点。

这使得 5G 成为美国和世界技术领先超级大国 -- 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和技术对抗的核心。双方都越来越将控制下一波先进技术和相关应用视为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美中正在竞相开发基于 5G 网络部署的创新技术应用。中国将得益于在应用和用例方面的有利开端 -- 先一步建立了国内 5G 生态系统，并占据了国外市场的部分份额。但中国的先发优势有被美中两个市场运作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所抵消的风险。中国严格的监管措施和自上而下的方法可能会减缓需要复杂系统设计的 5G 应用的创新步伐。而美国由竞争驱动的 5G 市场推动投资，将带来快速创新和试验，且美国在半导体、企业软件、5G 基站和其他基础技术中必要的软硬组件方面保留显著优势，在 5G 技术部署和 5G 应用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在由 5G 驱动的主要行业，决不会有单个国家占据决定性的优势，而是多个国家共享 5G 成果。

**5G 之争是国家安全之争。**与 4G 相比，5G 网络的开发和部署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国家安全担忧的影响。在美中贸易和技术对抗逐步升级的背景下，与 5G 网络相关的每一个重大问题都变得政治化

了。以往单纯技术性的问题在被赋予了政治安全意义后变得更加重要和敏感。

美国对中国 5G 网络部署如此敏感就是因为 5G 密切关系安全部门的运作环境，影响军事网络和未来战争。5G 具备从网络互联到战场的战术边缘增强国防部决策和战略能力的潜力。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下，5G 可以把当前分散的网络合并到单一网络中，实现实时共享各类信息，以提高动态感知和决策能力。5G 甚至有能力和推进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和防御系统等新技术，或加强现有的任务，比如核 C3。另一方面，通过改善物流和维护，5G 还可以整体提高安全部门的工作效率。

但在 5G 频段方面，因为美国可能继续选择使用毫米波，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则主要采用 Sub-6GHz 频段，所以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政府部门的驻外机构必须在 Sub-6GHz 频段的基础设施上去运行和工作。一旦未来 5G 生态链，包括基础设施和系统，中国产品有嵌入，其可能携带的意外或恶意安全漏洞，尤其是后门监控，对美国国防部的网络安全和之后的行动都是严重的威胁。如果美国和国防部不采用 Sub-6GHz 频段，那么就会面临无法应用 5G 的尴尬局面。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硬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观念在华盛顿的政策争论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美国和其志同道合的“五眼联盟”盟友反对在 5G 网络部署中让中国公司参与或使用中国硬件了。

在过去两年中，美国情报和国防界就如何确保在没有中国设备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安全的美国 5G 网络进行了大量讨论，重点是封锁中国，同时消除对私营企业的监管障碍。可见，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界对 5G 的主要关切是哪些公司提供设备和在哪建造设备，而 5G 的国际标准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美国和盟友排斥中国的做法虽然限制了中国在更先进经济体中的 5G 覆盖范围，但有两个潜在风险：一是，是否可以组建把中国排除

在外的基础设施供应商联盟尚未可知；二是，部分西方国家的关闭市场会迫使中国供应商大规模投资于新的制造能力和人才队伍，这将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先发优势。

分化的 5G 生态系统可能使全球技术生态系统让位于两个独立的、政治分立且技术上不可相互干涉的势力范围——一个由美国领导、由硅谷开发的技术支持；另一个由中国领导，并得到其高素质数字平台公司的支持。在分化的世界中，希望进入这种良性循环的第三方国家将面临采用哪一方的 5G 网络技术和相关应用生态系统的选择困难。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会向各国政府施压，要求他们避免依赖中国的 5G 技术。但这不影响中国把在 5G 中的先发地位转化成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对成本更加敏感的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和其他激励措施就难以让上述政府拒绝，中国可以借此扩大全球数字影响力。相对的是，美国就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技术影响力的类似举措。

近期，由美国、中国、欧洲公司主导的 5G 系统国际标准的制定已经接近尾声。这是一个长期的、全球性的和协作性的努力。国际标准制定不仅决定了 5G 网络的构建方式，还决定了 5G 生态系统参与者之间的资金流动方式。在 3G、4G 标准制定过程中被明显边缘化的中国在这次 5G 的标准制定中积极参与、成果丰硕，展示出了其日益增长的雄心和全球影响力。

综上，5G 无线技术密切关系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潜力开创一个新的功能时代，实现新的商业模式，并重塑竞争格局。

文献来源：2018 年 11 月 15 日，欧亚集团发布的《5G 与地缘政治》(The Geopolitics of 5G) 报告，<https://www.eurasiagroup.net/live-post/the-geopolitics-of-5g>;

2019 年 4 月 3 日，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发布的《5G 生

态系统：对美国国防部的风险与机遇》(The 5G Ecosystem: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OD) 报告，[https://media.defense.gov/2019/Apr/03/2002109302/-1/-1/0/DIB\\_5G\\_STUDY\\_04.03.19.PDF](https://media.defense.gov/2019/Apr/03/2002109302/-1/-1/0/DIB_5G_STUDY_04.03.19.PDF);

2017年2月23日，高通发表的《5G经济》(The 5G Economy)文章，<https://www.qualcomm.com/invention/5g/economy>;

2018年4月16日，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发布的《5G全球竞赛》(The Global Race to 5G)报告，<https://api.ctia.org/wp-content/uploads/2018/04/Race-to-5G-Report.pdf>。

## 二、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1、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不可能取得外交成功。特朗普政府依然假定美国的实力强大到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单打独斗，其他国家可能会在美国的恐吓下屈服，但未考虑到这种做法在过去一再失败。这一做法面临如下问题：所有国家都清楚，一旦表明自己可以被胁迫，以后的要求可能永无止境；自我为中心的单边主义作风会伤及盟友，让强大联盟的建立变得困难；恃强凌弱会促使对手出于自身利益而联手。这些国家已开始制定旨在限制美国影响力的解决方案，如在华盛顿之外制定新的金融体系，摆脱美国金融网络的制约；导致潜在盟友有更多理由保持距离。美国虽然强大，但其力量是有限度的，有必要对战略重点进行权衡。同时美国必须承认，通过恐吓的方式无法让所有国家顺从，有效和持久的国际协议需要学会合作和妥协。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M·沃尔特4月26日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的文章《美国不像它想的那样强大》，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26/america-isnt-as-powerful-as-it-thinks-it-is/>



2、经济制裁成为美国军力衰弱时期的替代工具。首先，美国的军事优势在丧失。美国目前没有任何可能阻挡俄罗斯超音速武器进攻的武器装备；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进展使得美中网络空间主导权的争夺胜负难料；美国在今年3月进行的“兵棋推演”中亦分别输给了俄罗斯和中国。其次，美元的霸权地位目前面临着较大压力。中俄及伊朗、印度和委内瑞拉等国积极推进本国经济的去美元化进程，而美国的军事复合体需要更多资金。美国大幅增加经济制裁措施，采取“混合战争”手段，经济制裁和“颜色革命”双管齐下，惩罚那些想要独立于其霸权体系之外的国家。另外，美国还设法让联合国参与对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家的制裁行动。这些制裁都是单边制裁，不仅非法，还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负面影响。

——西班牙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尔韦托·克鲁斯4月7日发表在西班牙《起义报》网站的文章《美国的战争新概念：经济制裁作为军力衰弱时期的替代工具》，<http://rebellion.org/noticia.php?id=254482>

3、应将以色列和日本纳入“五眼联盟”。如今美国面临各种挑战，对高质量情报的需求越来越高。单一国家采取行动远不如多国合作效果好，情报共享是建立真正安全的关键。在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将“五眼联盟”由最初的5个盟国扩大到至少7个。选择以色列的原因是，当前以色列面临的生存威胁，使其有进行情报合作的动力；以色列有与美国长期军事合作的历史；以方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网络部队之一，愿意在更高层次上分享情报；以方在中东有大量情报资源。选择日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周边面临来自朝鲜、中国及俄罗斯的压力；日本在东北亚具有情报优势；拥有出色的情报能力和人力资源；首相安倍晋三决心增加国防开支，有分享情报的极高动机。此外，其他国家也应

在“五眼联盟”扩充的考虑范围之内，如法国、韩国、新加坡等等。

——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北约前最高军事长官、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荣誉院长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5月3日发表在美国《星条旗报》网站的文章《将以色列和日本纳入五眼联盟》，

<https://www.stripes.com/opinion/add-israel-japan-to-five-eyes-agreement-1.579585>

4、创新较量是美中竞争的核心。当今美中间竞争已处于冲突边缘，但与几个世纪前的大国竞争不同，它既不是资源之争，也不是领土的扩张，而是对全球规则的制定，对贸易和技术领导地位的争夺。技术创新能力的较量已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关键因素，形成经济上密切合作，政治上相互竞争的形式。美国出现重大的战略失误，冷战结束后，美国肆意挥霍“和平红利”，将大量资金投入对外战争，削弱了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在科学、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全面地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尽管美中之间的技术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考虑到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双方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仍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当下的世界并非美苏当年的两极世界，美中比冷战时的美苏更需要对方。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发布题为《技术竞争与中国》的报告，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echnological-competition-and-china>

5、美俄中高超音速军备竞赛已开始。美国近年又重新开始投入高超音速研究。五角大楼宣称高超音速技术是其技术研发中排名第一的优先项目。特朗普最近的预算要求提议为此相关研究拨款近30亿美元。中国和俄罗斯近年对高超音速武器的兴趣已日益浓厚。中国在

相关论文发表、新型测试设备购买量、飞行试验次数方面都遥遥领先。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宣称，俄军方准备在年内部署名为“先锋”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新武器的同时，不能忽视防御。五角大楼需投资研发侦测、追踪、打击或消灭来袭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方法，避免美国防御能力出现重大缺口。此外，现有导弹拦截系统可能无法应对高超音速导弹，应加速寻找全新应对方法，例如大功率激光和电磁能量束。

——密歇根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教授伊恩·博伊德5月7日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的文章《俄中美高超音速军备竞赛已开始》，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russia-vs-china-vs-america-hypersonic-arms-race-here-56337>

6、俄罗斯寻求与中国一道终结美国霸权。在美俄关系方面，俄罗斯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寻求削弱美国政治制度及其世界影响力的行动。在中俄关系方面，尽管俄罗斯不打算复制中国的经济或政治发展模式，但它寻求以“软联盟”的形式拥抱中国，并希望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甚至是下一个全球霸主时，俄仍能够保持主权独立的地位。俄政府的宏大战略目标正如其在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所提到，“俄罗斯谋求对于其周边国家的有关政府、经济和外交决策方面的否决权，以便摧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欧洲和中东的安全和经济结构。”俄对其前苏联邻国的影响力，以及莫斯科为追求多极世界而与北京结成的战略联盟，共同构成了普京宏大战略所依托的两大支柱。

——美国特种作战研究协会（SORA）主席克里斯托弗·马什4月22日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的文章《俄罗斯将未来维系于中国和欧亚》，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ussia-sees-its-future-china-and-  
eurasia-53702](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ussia-sees-its-future-china-and-eurasia-53702)

7、美国应采取更为灵活的渐进式对华战略。目前美中谈判主要针对贸易赤字和知识产权，并未触及中国广泛的产业政策计划。美国不应该采取特朗普式的短期策略，而应奉行更为灵活的战略。美国首先必须解决好国内问题，如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移民等，而不是发动双边贸易战，给美国人民造成实际损失，而收获甚微。同时，美国需要回归与盟友和伙伴的集体合作，不能将意识形态战场拱手让给中国。此外，与中国有效竞争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发动冷战，或终结与中国之间的所有合作，美国可以二者兼顾。美国应利用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同时在遵循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前提下，限制中国利用美国的自由开放体系获益。

——美国进步研究中心副主任凯利·马格萨门和该中心对华政策室主任梅拉妮·哈特5月10日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的文章《渐进式对华战略应当怎样》，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10/heres-what-a-progressive-  
china-strategy-would-look-like/](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10/heres-what-a-progressive-china-strategy-would-look-like/)

8、美应实施西太平洋压迫战略。美军应通过对第一岛链进行部署，在中国南海、台湾地区制造更加复杂的军事环境以使中国在紧急事态下的对策复杂化，将第一岛链内的岛屿转化为能够抵御中国攻击的防御据点，增加中国的定位和打击难度，从而削减中国快速突袭的优势，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防御中国的进攻。实施“由内而外防御”的作战概念，即能够在高强度对抗环境中持续战斗，结合精确打击网络的“内部”力量，与空军和海军部队相互支持的“外部”力量，对

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进行穿透性打击。在战争开始时迅速遏制中国进攻，就算无法在与中国的冲突中取胜，也可以避免中国实现既定军事目标，为之后的封锁行动争取必要的时间，增加中国突袭的成本，让未来的态势对美国更加有利。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于5月23日发布报告《锁紧第一岛链：实施西太平洋海洋压迫战略》，

<https://csbaonline.org/research/publications/implementing-a-strategy-of-maritime-pressure-in-the-western-pacific/publication>

9、中日俄参与或使朝核谈判进入更富成效的阶段。河内峰会后，谈判并未完全破裂。造成河内峰会失败的或是特朗普的“内患”。不过在米勒报告发表后，特朗普正在从“通俄门”阴影中走出，有了更大的运作自由。然而，中日俄都对美朝通过双边方式解决核问题的能力感到怀疑。未来美朝谈判的主要症结将是取消制裁和无核化之间的顺序。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执着于制裁。但大多数学术研究表明，制裁基本上是无效的，一旦开始就极难取消，且很有可能事与愿违，使目标国家变得不可预测。就朝鲜而言，制裁会阻碍平壤从军事经济“双轨”政策转向“经济优先”，这显然不利于半岛长期稳定。中日俄更加积极的参与以及随之可能做出的经济援助承诺，可以为美朝双方提供一个政治借口，以部分制裁的解除换取核计划的逐步取消。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韩国研究所访问学者约翰·梅里尔5月10日发表在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网站的文章《仍有希望达成朝核问题协议》，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Still-hope-for-a-North-Korean-nuclear-deal>

10、日本的安全战略正进入太空时代。日本试图利用技术民族主义实现国家安全，通过开发外太空技术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来振兴这一模式。2014年日本结束武器技术出口禁令后，开始同澳大利亚、英国等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合作。日本也越来越多地将军民两用技术应用于外太空，以实现技术民族主义。太空在日本军事计划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政策措施中都有明确体现，如2008年的《宇宙基本法》推翻了非军事目的地利用宇宙空间的原则，以及2019年的国家《防卫计划大纲》，把太空定位为关键的战略军事领域。日本已建造大批可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军民两用太空系统。日本发展技术民族主义能力不仅在美日联盟中增加自身的优势，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强防务自治。

——英国沃里克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休斯5月7日发表在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的文章《日本安全转向太空》，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9/05/07/japanese-security-turns-to-the-stars/>

11、日本自卫队试图更自由地参与国际行动。近日，日本派遣自卫队官员到海外参加一支与联合国并无关系的多国部队行动。这不仅标志着自2017年从南苏丹撤军以来自卫队海外派兵行动的重启，还正式表明日本正将其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付诸实践。修订后的法律允许自卫队参与海外维和行动，即便这些行动不受联合国的管控，自卫队的权限也得以扩大，其武器适用范围也扩大至自卫活动以外。如果这次新部署行动进展顺利的话，可能意味着自卫队今后会被邀请大幅增派人员参与国际行动。而一旦不再受限于需在联合国管控下开展行动，日本将拥有更大的自由，由此可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去执行范围更广泛的任务。

——兰德公司政治学家杰弗里·霍尔农5月3日发表在美国《外

交政策》网站的文章《日本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其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03/with-little-fanfare-japan-just-changed-the-way-it-uses-its-military/>

12、“伊斯兰国”灭亡后或造成更大恐怖威胁。“伊斯兰国”组织灭亡可能导致五种危险情形：一是“伊斯兰国”组织变成一个分散组织，有各种分支机构，对所在地区构成威胁；二是在“伊斯兰国”组织支持下参加战斗的极端分子将转投或重返“基地”组织，加大其力量基础，提高其领导恐怖活动的能力；三是坚信“伊斯兰国”组织意识形态思想的恐怖分子发动单独行动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这些“独狼”可能对世界任何地方构成危险；四是“伊斯兰国”组织改变行动方法，或躲藏到洞穴或山里发动零星袭击；五是“伊斯兰国”组织头目转入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外地区活动。“伊斯兰国”组织的灭亡也提出了另一个严肃问题：组织灭亡的事实并未消除“伊斯兰国”组织战士的信仰，他们回到相关国家后，会成为那里的定时炸弹。当前，两大动向正趋于明朗：第一，恐怖组织的残渣余孽正在为下一个恐怖组织酝酿基础，安全或军事对抗并不足以对付恐怖主义；其次，智力对抗是成功反恐的关键，因为它能消灭极端思想。

——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迈勒·萨纳德·苏韦迪5月7日发表在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的文章《“伊斯兰国”组织也许更难对付》，

<https://gulfnews.com/opinion/op-eds/what-comes-after-daesh-may-be-worse-1.63771898>

13、通过更好的反恐措施来减少外国战斗人员的威胁。斯里兰

卡事件中出现严重的情报错误，其失败的原因尚不清楚。斯政府本身就存在严重分歧，信息可能没有得到适当共享。斯里兰卡历来关注的是泰米尔恐怖主义，而不是穆斯林与基督教之间的暴力活动。如果确定外国战斗人员在斯里兰卡恐怖袭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将是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的外国战斗人员制造的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外国战斗人员离开家乡后往往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学习专业化技能和作战知识，并通过实战积累经验，而且在海外也更易被极端组织充分灌输仇恨思想。尽管外国战斗人员流动总量庞大，但可以通过更好的反恐措施来减少威胁。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情报收集，通过法律确保对恐怖嫌犯进行起诉以及对外国战士进行遣返等。全球情报共享也至关重要，各国必须对合作持开放态度。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L·拜曼 4 月 23 日在该学会网站发表文章《斯里兰卡的袭击事件和外国战士的威胁》，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4/23/the-attacks-in-sri-lanka-and-the-threat-of-foreign-fighters/>

本期责编：许馨匀、周武华、安刚

支持单位：参考消息报社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办公地点：清华大学明斋 217

联系电话：010-62771388

电子邮箱：ciss\_thu@163.com